

海上漁歌

周 行 原 著

開封市和平劇團演出本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海上漁歌

豫劇

周行原著

開封市和平劇團演出本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鄭州

海上漁歌

周行原著

開封市和平劇團演出本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鄭州市行政區第五路
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河南省營第一印刷廠印刷

開封市雙龍巷87號

書號(鄭)244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

印張 $\frac{13}{16}$

字數 12,000 字

印數 3,617 冊

定價 1 角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地點：靠近大陸不遠的海洋上。

時間：一個漁汛的夜晚。

人物：老漁民——五十多歲。

橄欖——其女，十八歲。

海霸子——特務，二十五歲。

老王——特務隊長，四十歲。

民兵甲、乙、丙。

幕啓：民兵甲、乙、丙在浪濤中划船上。

民兵甲：（起撩子，唱緊二八板）

海裏漁船千千萬，

民兵乙：（接唱）

民兵保護捕漁船，

民兵丙：（接唱）

撒下天羅和地網，

民兵^甲_乙：（合唱）

把住海防這道關。

民兵甲：金家灣民兵太麻痺，船也不封鎖，讓兩個特務跑了，這汪洋大海真不好找。

民兵乙：跑不了。（吹海螺聯絡，對面也有海螺回答）這是個經驗。金格莊民兵把船逮住了，查出有管制分子私通特務，這個管制分子逮住了，還搜到一架電台、一枝槍，可是特務跑了。民兵以爲船封鎖就往山裏搜索，誰知道特務偷坐了舢板逃了。

民兵甲：豆殼大的舢板，隔着汪洋大海，他想逃回南陳山？作夢！

民兵乙：這可難說，去年解放軍偵察員，有從南陳山漂回來的，啥個舢板也沒有，就抱了一根竹篙子。

民兵甲：（不滿地）特務怎麼能和解放軍打比呢？嗨！

民兵乙：特務有特務的鬼點子，又有槍，不能麻痹大意，當心叫他們搶了漁船跑。

民兵丙：對！要是撞上漁船就討厭了，像橄欖他們的漁船，一個老頭兒，一個小姑娘，都是赤手空拳，叫他們怎麼對付土匪？

民兵甲：對！要用心搜索。（吹海螺，划船下）

〔音樂起，老漁民、橄欖搖櫓上。

橄 欖：（唱慢板）

萬里海洋明月亮，晚來寒風送微涼。

老漁民：（接唱流水板）

風裏來，浪裏往，父女們一年到頭忙。

橄 欖：（接唱）

潮來撒下捕魚網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潮落拉起萬石糧。

〔壓板行絃。他拉起網，從網裏拿魚；魚新鮮活跳，濺橄欖滿臉水。父女相對笑。

橄 欖：（接唱）

滿網魚兒亮晶晶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銀光閃閃好收成。

橄 欖：（接唱）

收起魚兒再撒網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又見海面起了風。

〔風聲。起更鼓，曲牌子。〕

老漁民：起風了，涼了。橄欖，你進艙睡會兒吧！

橄欖：不嘛！我和爹在一起守夜。爹，你自己說的：

（學父親的聲調）「後生啊！不要打瞌睡，好好學習捕魚本領，學好了，做船老大。」

老漁民：（抽旱烟）橄欖，今年好收成是十年難逢的，合作社東西又公道，我有心替你辦份嫁妝，你喜歡什麼，報給爹聽。

橄欖：我啥也不要！

老漁民：你不要，你爹可不能不給。從小跟爹風浪裏受苦，拉扯到十八歲，這會兒手頭寬裕不辦，臨着出門上橋，又要手忙腳亂。

橄欖：（撒嬌地）我不要，不要！我不出門嘛！

老漁民：好，不要，你們興新派。我做爹的讓你自由找對象，可爹願意替女兒辦嫁妝，不能算犯法呀！

橄欖：（怕爹生氣）爹，我還小，結婚早呢！我要——

老漁民：（知道她的心事）你還要上夜校，考漁輪，是不是？可國家考漁輪，沒有聽說招收女的呀！

橄欖：爹，我不相信女的開不了漁輪！

〔明月隱入，風聲起。潮浪一震，二人猛驚。〕

老漁民：別說了，風浪來了，快收拾東西吧！

〔正收拾篷索，忽然聽見驚叫聲。〕

橄欖：爹！（指遠處海面）船！你看小船要沉了！

老漁民：哎呀！哪家漁船出事了？人跳在小舢板裏。

橄欖：（擔心地）爹，小船叫浪壓下去了。（稍停，注視遠處）好了，好了，出來了！（又緊張起來）
喲！又沉下去了……

老漁民：（命令地）快拉網，救人去！

〔漁船在風浪裏顛簸。父使勁穩住船，讓女兒拉網。〕

橄欖：（唱緊二八板）

大浪滾來山壓山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小船不住打轉轉。

橄欖：（接唱）

眼看船兒沉下海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心中好比亂箭穿。

橄欖：（接唱）急急忙忙把網拉——（壓板，拉網）

老漁民：（夾白）快！橄欖，小舢板要捲進漩渦了。

橄欖：（拉不動網）爹，浪太大，網拉不上來。

老漁民：（果斷地）拉不上來，算啦！救人要緊！（拿斧子給橄欖）

橄欖：（接斧，捨不得，望父）爹！

〔遠處人聲：「救命啊！」「救命啊！」〕

老漁民：（頓腳）快！

〔橄欖毅然斬斷網。〕

老漁民：（合唱）爲救人命快開船。（急划船下）

〔風浪中，海霸子、老王狼狽上。舢板旋轉。

海霸子：（絕望地呼叫）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
老王：〔老漁民和橄欖搖櫓急上。

橄欖：（內起撩子，唱緊二八板）

風起雲湧天色變，海上難行小漁船。

大浪小浪漩渦轉，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漩渦下面有礁石山。

大海漁船共患難——（壓板）

〔漁船接近舢板，橄欖伸槳出救，三番兩次被浪打開，終於靠攏了。

老漁民：快丟繩子！

〔橄欖放下槳，丟繩子，把海霸子、老王拉上。

老漁民：（合唱）

橄欖：救出了人命心才安。

橄欖：（高興地）好了，總算救出來了。（看舢板）小舢板也好好的，當心叫浪沖跑了。

海霸子：（慶幸自己死裏逃生）這條小命撿到手就行了，小舢板去他娘的！

老漁民：你們的漁船呢？怎麼只駕着小舢板漂出來？（打量）漁船在哪兒出的事？

老王：謝謝你哪，老人家。要沒有你，我們兩條命早完了。（打量漁船）哎喲，真了不起，就你們一老一少，大風大浪裏把我們救起來！還有旁人吧？

橄欖（天真地）沒有，就我和爹倆，正撒完了網，見你們小舢板危險，拉網也拉不及，爹叫把網斬了，開船來救你們。

老 王：（感激地）救命恩人，好心腸，把漁網都斬了。

老漁民：（觀察了半天，有些疑惑）你們不是捕魚的吧？

老 王：（笑）對啦，老伯伯眼力不差。（祕密地）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可別隨便洩露機密。我們是解放軍，是偵探南陳山逃回來的。

老漁民：啊！你是解放軍便衣啊！

橄欖：（喜歡地）爹，解放軍叫偵察員。

老 王：（從海霸子腰間膠皮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）你們救了我們，把網都斬了，這二百萬人民幣賠你。

老漁民：（把鈔票又推回去）咳！這是做什麼！爲了救人，漂洋出海，水裏火裏拼命也是應該的。再說你們是解放軍呵！

老 王：老公公，你知道我們解放軍老規矩，打破一個碗也得賠。你收起來買網，打魚人仗着魚網過日子。

海霸子：給你錢，你拿着。我們也知道老百姓日子過的很苦。

老漁民：再苦，比解放前強多了。那時候，寒天沒被蓋，好年成吃海草。同志，沒有你們流血流汗，山裏海裏打仗，我們連頓太平飯都吃不成。我們怎麼能收賠魚網的錢！

老 王：你收起來，我們逃出南陳山還有緊急公事，麻煩你送一送。

橄 欖：（熱情地）同志，有緊急事，上哪兒？你只消說一聲。錢你說破了天也不能收。上哪兒呀，同志？

老 王：（對海霸子）我叫小舢板東漂西盪，弄得暈頭轉向，朝哪個方向？

海霸子：（不在乎地）我知道，朝東南先到三十四沙。

老 王：到了三十四沙再告訴你地點。

橄 欖：（內行地）我懂，解放軍要保守軍事祕密。

老漁民：小孩兒，你懂什麼！拉蓬開船。

〔橄欖拉上蓬，船行。稍停。〕

老漁民：我看同志們也餓了，橄欖把咱飯籃的飯端出來，叫同志吃吧。

橄 欖：唔。（進艙裏端出飯來）同志，吃飯吧。（將飯菜擺在船板上）

海霸子：（喜極）好！我正餓的前胸貼着後脊樑。（端着就要吃。老王使眼色一把拉住不讓吃，只得忍餓把碗放下不吃）

橄 欖：（勸讓地）同志，都是海裏魚蝦，沒有好菜。

老漁民：（熱情地）同志，到了我們船就是到了家，別客氣，吃吧！

老 王：（仍不吃）我們真不餓。

老漁民：（笑，看出了他們的心思）哈哈！同志，你怕我們飯裏放了毒藥？橄欖你先嚐幾口給同志們看看。

（等橄欖端過碗天真地吃了幾口）哈哈！毒不死人。

老 王：（放心了，抱歉地）我們多心，你別見怪。江洋海面上出外就得當心遇壞人。

橄 欖：（想使老王更放心）同志，這當兒海面上不比初解放的時候，土匪壞蛋都叫解放軍、民兵隊打怕了，海面上都不敢露頭了。同志你也太多心了，連我們這捕魚的本份人也不敢相信了。我們擁護解放軍還嫌作的不够哩，哪兒能害解放軍！

老 王：（岔開）小姑娘，聽你講的你對解放軍挺有認識。老公公，她叫什麼名子？

老漁民：叫橄欖。（疼愛地）我就這一個女兒，從小跟着我打魚，心眼還不笨，撒網把舵，倒是一教就會。

老 王：（恭維地）這女兒比兒子還強，說起話來也是有條有理。老公公，你好福氣。

老漁民：（聽到稱讚自己女兒，心裏很高興，却不願過分露出來）福氣什麼，够麻煩的了。她娘死的早，我又捨不得打，嬌慣了，長了翅膀想飛了，這兩天直嚷着要考漁輪。

老 王：（吃着飯）考漁輪？

橄 欖：政府不是說，機器漁輪要招考，捕魚人能報名。我想去，我爹說不收女的，機器活兒重，女的幹不了。同志，你們說收不收女的？

海霸子：（也恭維地）咳！像你這樣又聰明又漂亮的姑娘，

一定能找到好丈夫，保險好吃好穿當太太，還用着操心考什麼漁輪。

橄欖：（很氣憤）喲！看你這個同志，一腦袋封建思想。當太太？也不睜開眼睛看看現在是什麼世界。現在火車都有女司機，飛機都有女駕駛員。

老王：（趕緊轉彎）考機器漁輪收女的，我見漁輪上就有女的。你是不是青年團員？團員考漁輪容易，也是個政治條件。

橄欖：（有些慚愧）不是，我還不够，有好多缺點。（猛然高興）支部書記說我快了，我也要好好的爭取。

老王：（替橄欖抱屈）啊喲！像你這樣的積極分子，進步分子，還不叫你當青年團員？

海霸子：（插嘴）可不是，我看最小也能當個女民兵吧！

橄欖：（奇怪地）什麼？你這個同志，今年女民兵隊取消了，你還不知道？

海霸子：我……我當然知道，我是說……

老王：（緊接）他是說去年……

橄欖：（埋怨地）真倒楣！去年有女民兵隊，我去報名不收，說十七歲年齡不够格；今年十八了，年齡够格，女民兵隊又取消了。

老漁民：（故意試問）同志，女的當民兵不合適，上級才下這個命令吧？

老王：（假充內行）是呀！上級當然考慮到女的當民兵不合適，還有上了歲數的也……（語未盡，一轉）你這條船上一老一少，也不帶什麼傢伙，萬一遇

到土匪，怎麼防備？

橄欖：（驕傲地）我們有海螺，要是見了土匪船，用海螺一吹，這裏裏外外的砲艇、護洋船都聽見了，一聽見海螺響，民兵、護洋隊先來一個包圍，他就長了翅膀也飛不掉。

老王：（故作感興趣）那太妙啦！一吹海螺，護洋船都來了，那你們民兵組織得太妙啦，辦法也真想得妙，海螺一吹起來，可太有意思啦！

橄欖：哎！海螺可不是隨便亂吹，有各種記號，發現土匪船是一個吹法，聯絡又是一個吹法。

海霸子：哈哈！那不是跟我們軍隊吹號差不多嗎？（試探地）小姑娘，我考考你，遇見了土匪是吹長音還是吹短音？

橄欖：這我不能隨便告訴人，我們規定對什麼人也不許說。

海霸子：咳，怕什麼？我們是解放軍……

老王：（不時注意着老漁民的神色，急忙打斷）不，小姑娘辦的對，機密的事情就是要保守機密。（轉向老漁民）老公公，你剛才高高興興，怎麼一會低頭不說話呀？

老漁民：（連忙應對）唔！我……唉，同志，你不知道，聽着你們剛才說的話，倒勾起我的心事來了。

老王：什麼心事？

老漁民：我想我們過去打魚人，天天得把心提在手裏，擋不住什麼時候船上來一個人，提着槍，你又不敢

問他是誰，他一上船，你的錢、船、性命全算掉進大海裏了。這會兒能太太平平撒網，自自在在打魚，好不容易啊！全託你們解放軍的福啊！橄欖，你來把住舵。（把舵交橄欖，入艙內取酒具出）我這兒還有點酒，來，同志，我來敬你一杯酒。（自己先一飲而盡）

老 王：謝謝！……（舉杯未飲，向海霸子遞眼色）

海霸子：（舉杯作狀，未飲）……

老漁民：（再倒）再來一杯！（見沒喝）同志，你們怎麼不喝，嫌我的酒不好？

老 王：哪裏！謝謝，心領了。才從海浪裏翻上翻下，頭暈腦脹，人又累，不能喝酒。

老漁民：唔，同志們累了。橄欖，你把前艙收拾收拾，讓同志們睡會吧。

〔橄欖應聲入艙。

海霸子：（突然有些不能忍耐）快開你的船吧！（一鑼）少收拾了，我們不睡覺！

老漁民：唔……（察看着，不答）

老 王：（拉海霸子）睡會兒吧，累了沒關係。老伯伯和小姑娘對咱們這麼好，洋面上又挺太平，到處是我們護洋船、砲艇保護着，我們放心大胆伸直了腿睡，到時候老伯伯叫我們一聲，誤不了事。

老漁民：同志，放心吧，這一路水路我透熟，出不了事。

橄 欖：（披着衣服，從艙內出來）同志，收拾好了，來睡吧。

〔老王拉海霸子入艙內。〕

橄欖：爹（喜歡地）太巧啦，咱們救起了兩個解放軍！

老漁民：（若有所思）解放軍？……

橄欖：（高興地猜測）我猜，快打南陳山了，要不幹啥派他們去偵察。爹，我猜得對不對？

老漁民：南陳山……

橄欖：爹你沒聽他們說，他們是從南陳山逃出來的呀！

老漁民：橄欖，你還太年青呀！（唱流水板）

你別看眼前船頭風浪平，要瞧那天邊烏雲上半空，
說不定今日裏會有災難，千萬要留心細察動靜。

橄欖：（不解）你說，爹，他們解放軍……

老漁民：（一邊慢慢搖櫓，一邊警惕地注視船艙）

（接唱）

你別看他口口聲聲解放軍，叫我有一半假來一半真。

橄欖：（接唱）怎麼說是一半假來一半真？難到說他們是假——

老漁民：（急止，掩住她嘴）

橄欖：（輕聲地接唱）

假充解放軍。

〔老漁民示意橄欖。這時老王和海霸子在船艙內低聲談話。〕

海霸子：（忍不住）老王，我們把海螺搶過來（欲出艙）

老王：（拉住）唉！看你這冒失勁。

海霸子：冒失？（唱流水板）

老百姓個個都變了心，處處向着解放軍。

老 王：（接唱）

他們喜歡活菩薩，我們就裝二郎神；
作事不能太冒失，裝佛就要鍍一層金。

海霸子：（接唱）

裝神裝鬼怕什麼？他不過赤手空拳就兩個人。
（二人低聲商議）

橄 欖：（對老漁民，唱流水板）

賠錢賠禮是有規矩，賠錢賠禮像解放軍。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說他們像真也像假，

橄 欖：（接唱）

真真假假難以分。

老漁民：（接唱）

是真是假要探分曉，

橄 欖：（接唱）

我看不要多疑心。

〔海霸子和老王在艙內仍在商量着。〕

海霸子：老王，你太胆小了。（接唱）

天王老子也怕槍打，

老 王：（接唱）

咱們還要多留神。

〔老漁民示意橄欖窺探艙內。老王發覺，海霸子
掏槍出艙口察看。〕

海霸子：（猛然一出槍，對住橄欖胸口）站着！幹什

麼？

橄欖：（驚得往後一退，披的棉襖掉在地上）我……

老漁民：（急忙答言）橄欖，看你笨手笨腳的，叫你不要驚醒同志們睡覺，你這個丫頭，快點把棉襖給同志們蓋上。

橄欖：（急將棉襖拾起，緊接）同志，給你們棉襖，海上風冷……

〔海霸子接過衣裳，反正面都看過，狠狠地注視着橄欖。〕

老王：（緊接）謝謝老伯伯和小姑娘，海上風是有點冷（把海霸子拉到一邊）

橄欖：爹……（驚慌未定，向老漁民，唱流水板）我心兒撲撲通通跳不停，駭怕有禍事臨到身。

老漁民：（安慰地，接唱）風浪臨頭別駭怕，爹爹怎走你怎樣跟。

老王：（對海霸子，接唱）他二人一見掏槍言語亂，鬼鬼祟祟沒好心。

海霸子：（不在乎，對老王，接唱）槍口對準他天靈蓋，不聽話就送他進老坟。
〔忽然海面上有燈光閃閃。〕

老王：（看見燈光，緊張地掏出槍，望那燈光閃閃的地方）兵艦！兵艦！

海霸子：（不由自主）啊！別是追上來了！我看先把船上這兩個……（被老王止住，緊張地，二人耳語。半晌，海霸子再仔細一看）咳！不是兵艦，是燈